

俄國人物

西蒙諾夫
著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



西蒙諾夫 著

俄國人物（戲劇）

譯自俄文原本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人物：薩方諾夫 三十二歲，摩托營營長。

嫚爾華、彼得洛夫娜 五十五歲，薩方諾夫底母親。

宛柳、安諾盛珂 十九歲，汽車夫。

瓦辛 六十二歲。

格洛巴 四十五歲，軍醫助手。

潘寧 中央報紙底通訊員。

依里仁 二十五歲，政治指導員。

淑蘭 二十七歲，打字生。

哈立頓諾夫 六十歲，花柳專科醫生。

瑪麗、尼古拉也夫娜 五十五歲，哈立頓諾夫之妻。

科茲洛夫斯基，卽花西林科 三十歲。

莫羅卓夫卽瓦西里。

賈夫力洛夫。

老頭子。

盧寬寧 三十二歲，少將。

謝敏諾夫。

羅宗別爾克。

維兒那。

克老茲。

來者。

無名氏。

紅軍指揮官，紅軍兵士，德國兵士。

地點：南方戰綫。

時間：一九四一年秋季。

第一幕

第一場

佈景：一個房間，其中安設有一個俄國式的大爐子，房角上供有幾個神像。在神像旁掛着薩方諾夫底放大照片，頭戴便帽，手上套着汽車夫手套。

開幕時：晚上。瑪爾華、彼得洛夫娜坐在棹前拿牌占掛。瑪麗、尼古拉也夫娜身穿外套，坐在她的對面。

瑪爾華、彼得洛夫娜：（放下牌）。最好脫下外套吧？

瑪麗、尼古拉也夫娜：不，不，我只坐一會兒。

瑪：瑪麗，你記得，從前我和你一塊占問過我們的丈夫會是什麼人的事情麼？這是那一年的事情啊？讓我想想吧。這是：這是一九零八年的事情。那時，我們天天想，將來的丈夫會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哎呀！一定會是個很好的人呵。後來竟恰恰相反。我的丈夫和我同住不幾天，就死了。你的丈夫呢，——不要見怪，竟是一個壞蛋。

瑪：嫚爾華……

嫚：你不要見怪，——真是壞蛋。我是心直口快的。

瑪：他有什麼辦法呢？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們來了，就住着不走了。然後就委派他當市長。他自己原來是不願意的。

嫚：我相信，也許他是不願意的，但是他的主要的念頭不在這裏。他只求活命，隨便作一個什麼人都可以。他既然這樣胆小害怕，一次，二次，三次，再下去，自然就會走到卑鄙下賤了。你不要對我說，我也很知道他的。（俯首看牌）。瑪麗，掛上說你要住官家的房子。出遠門的道路是沒有的。住在這裏，死在這裏，活得怎樣，死也會怎樣，傻瓜始終是傻瓜。你的兒子從戰線上回來時，他會要感謝你們兩個。他會說：爸爸，媽媽，謝謝你們，我的姓氏被你們玷污得永遠洗不乾淨了。這就是他會向你們說的話。

瑪：只要他還活着：我接着他的最後一封信是從提拉斯坡里城發來的。

敲門聲。

嫚：（走向門前）。誰呀？

答聲：快些開門。

嫚爾華打開門。一個德國司務長和一個兵士同科茲洛夫斯基走進門來。科茲洛夫斯基身穿外套，頭戴沒徽章的軍帽，袖上配有警察袖徽。

科：有一個女子到你們這裏來了麼？（看見面朝裏邊坐在棹旁的瑪麗，連忙走去，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的身子扭轉過來。）對不起，你怎樣到這裏來了？

瑪：她是我從小的朋友。你好？

科：你好？（眼望着牌）啊！你們占掛：三點，七點，天王：你來了很久了麼？

瑪：很久了。

科：（回頭向着司務長）。到下一家去吧。這裏沒有。（一同下）。

媞爾華把門扣上，臉上現出嫌惡色，拿着掛在門上的手巾把手再三擦乾淨。

瑪：這是科茲洛夫斯基。起初和他認識的時候，他是怎樣和氣哩。他曾想起過在這裏的什麼親人。他說有一個舅父十五年沒有見面了。和我們一塊坐着喝茶：到現在却簡直令人害怕了。他滿身都筋跳肉攣。

媞：不要忙，不要忙，你的丈夫也會要筋跳肉攣的。當人們弄到下流無恥不可救藥的時候，那他們馬上就要筋跳肉攣起來的。噯，你這個人！最好是把你三十年前帶來的幾件衣裳包起來，離開他的家裏，與他一刀兩段。在臨走時給德國人在茶碗裏洒上一包毒藥，作為臨別贈品。唔，這是你辦不到的：，你從前却是一個好女孩子，又美麗，又快樂。你說吧，爲什麼現在竟是這樣的了？：

瑪：我走了。已經很晚了。但是，請你不要把我想得這樣壞吧：

媧：好，走吧！苦悶的時候就來談一談。我是起初咕咕嘍嘍的，過後又要可憐起來了。當然是可憐你。對於你的丈夫，那我是一點也不可憐的。吓！讓他去見鬼吧！（送客出門後，把門扣上，側耳傾聽了一會。然後轉身向着火爐，大聲說道）喂！

宛柳從火爐上輕輕跳下，她身穿短襖，腳上穿一雙男人的馬靴。

媧：你看，客人走過去了。你的心跳得厲害吧，是的麼？

宛：可不是呢。

媧：總還是可怕的呀！

宛：可不是呢。

媧：哎呀，你這個女偵探！想喝茶吧？

宛：可不是呢。

媧：你爲什麼總是一個「可不是，可不是」，好像外國人似的。你要說：「好嬌嬌，謝謝你，我真的很感激你，請你倒一杯茶給我吧」。

宛：好嬌嬌，謝謝你，請你倒一杯茶。

媧：這才對呵。

遠方槍聲。

又放槍。（停一會）。小姑娘，你說吧。有一個男人從你們那裏到我這裏來過，說過我的

兒子，替兒子向我請安過。當然這是附帶的事情。這個人現在在那裏？他好麼？

宛：他昨天陣亡了。沒有他，所以才派我來。

嫚：他真是一個好漢子。小姑娘，你難道是泳過海灣來的麼？

宛：泳過來的。（停一會）他什麼時候會來呢？

嫚：能來的時候就會來。此刻街上到處有他們的哨兵巡邏着。巡邏完了，他們會去喝他們愛喝的咖啡，一到那個時候，他就會到這裏來的。他是一個很有信實的人。

宛：他叫什麼名字呢？

嫚：他從前叫什麼，我忘記了，現在他叫瓦西里。現在我們的人都有別號，有的叫作瓦西里，有的叫作伊萬：

宛：我從前在這裏給市蘇維埃主席當過汽車夫，我也知道不少的人。

嫚：當過汽車夫麼？那末你也許知道他。聽說在德國人來到以前，他在這個城市裏是一個很有名的人。

宛：他是誰？

嫚：就是瓦西里。

窗外不遠發出槍聲。

你聽，又放槍呀：你還說他爲什麼不來呢。能來的時候，就會來的。你不如喝茶吧。

宛：噢，倒給我吧。

嫚：（倒茶）。噢，你這個人。一來到，就喝了整整的一罐水，現在又要喝茶。

宛：你要知道，我們那裏沒有水，水塔被炸燬了。每天每人只給一杯水。要想多喝，那你就到

海灣裏去喝鹹水吧！

嫚：唉：日子真難：（停一會）。嘿，我的兒子還在麼？他還是在你們那裏當司令麼？

宛：當司令。他託我向你請安。（舉眼望着牆上的照片）。這就是他麼？

嫚：是他，你不要看照片上的樣子。他的外貌並不是那樣動人的，可是，他是一個鉄一般的

漢子。

宛：我們那裏大家都喜歡他。

嫚：他從小就是令人喜歡的。他一出世就是到處領頭鬧事。

宛：很小的時候也是這樣麼？

嫚：哎呀，天呀。人們常常跑來告他。我說：好吧，你去抓吧。抓到了，我就撕下他的耳朵

來，抓不到，那就算他跑脫了，是他的運氣好。（冥想著）。小姑娘，你爲什麼關心這個

呢？

宛：隨便問罷了。

嫚：呵，不然，我就想，你們：

宛：想什麼？

媿：也許你們有愛情關係：

宛：沒有。他只是愛說笑話。他說：我的汽車夫就是我的未婚妻。他宣佈過，我是他的未婚

妻。他時常都是未婚妻長，未婚妻短的說着。

媿：未婚妻？難道現在還有這樣的稱呼麼？

宛：怎樣，難道你反對這個稱呼不成？

媿：我不反對。只是現在不是做未婚妻的時候。今天是未婚妻，明天就會是寡婦。再不會有作

妻子的時候。

宛：他叫「未婚妻」，不過是開玩笑罷了。

媿：唔，不過是開玩笑。（停一會）。現在這樣的生活，很少可笑的事情。德國人在這裏的時

候，你瞧過一瞧沒有？

宛：沒有，我只聽見他們的聲音。我連動都不敢動彈一下。

媿：那個說俄國話的是和他們一塊來的，姓科茲洛夫斯基。他不是這裏的人，是一個壞蛋。德

國人把他從尼古拉也夫城帶來的。我覺得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徵候，從別處帶人來，那就是

說，在每一個城市中的壞蛋不夠用。不得不把同一批壞蛋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中

去。（側耳傾聽，然後望着牆上的掛鐘）。呵，現在他們在喝咖啡了。如果現在還關來的

話，那就是上帝不保佑我們了。（坐着不動，喊道）。瓦西里！（沒有回答聲）。喂，瓦西里！（宛柳不由的向門前一望）。瓦西里呀？唔，你這個女偵探，向那裏望什麼？我的爐子是俄國爐子，那怕一連人都可以藏得了的。（從爐子上爬下一個滿嘴鬍鬚的男子來。）

莫羅卓夫：呵，曼爾華、彼得洛夫娜，我睡得真好。

曼：連德國人都沒有把你驚醒嗎？

莫：不，對於德國人，我是很敏覺的，可是到你和這個小姑娘咕咕嘍嘍的時候，我又睡着了。

我想，讓她們去談談吧。（因受燈火刺激，眯着眼睛坐下）。嚶！你的火爐上真黑得很呀。

宛：（仔細望着他，忽然兩手一伸說道）。雪爾格依、伊萬諾維奇！

莫：汽車夫同志，我已經不叫雪爾格依、伊萬諾維奇，我叫瓦西里。懂得麼？

宛：懂得。

莫：汽車夫同志，我也不是莫羅卓夫，而是瓦西里。懂得嗎？

宛：懂得。

莫：汽車夫同志，我並且不是市蘇維埃主席，又是瓦西里。這也懂得麼？

宛：也懂得了。

莫：（開玩笑似的說道）。好，既然你都懂得了，那末汽車在那裏呢？大概又是出了毛病吧？

又是有什麼東西壞了吧？彈簧斷了，是的麼？還是旁的東西壞了呢？

宛：你總是愛開玩笑，雪爾：總是愛開玩笑。

莫：是的，開玩笑。汽車夫同志，我們現在總是開玩笑，開玩笑。

宛：我們等待的，看來正是你了？

莫：看來正是我了。好，把帶來的字條給我吧。（宛柳從懷裏掏出一張小紙條）。如果德國人

把你？：

宛：那我馬上就會把它吞到肚裏去。

莫：好吧，就算這樣吧。（看字條）。汽車夫同志，恐怕要請你在這裏等候天把功夫。他們給

了我這樣一個難題目。這不像向城防司令部拋顆炸彈這樣簡單。這是需要思考的。唔，在

你們那裏有什麼新消息呢？

宛：從海灣到村莊邊是我們的。對河區也是我們的。環繞聊什斯卡亞街一帶到海灣為止，都是

我們的。再過去，便四面都是德國人了。

莫：當然是德國人的。他們已經前進了三十俄里了。正所謂事出偶然，不期而至，你們竟落在

德國人底後方了。不要緊。既然打仗，這是免不了的。在你們那裏還有海灣對岸的半個城

市是蘇維埃政權，在我們這裏呢，却完全是德國人佔領着哩。

門外有人輕輕地擦着門響。莫羅卓夫掏出手槍來，曼爾華作手勢要他們進去掩藏起

來。宛柳爬到火爐上。莫羅卓夫躲入門簾內去了。嫫爾華走近門旁。
 嫫：誰呀？

擦着門的聲音又響着。嫫爾華向裏面把門一拉。一個穿便服的血跡斑斑的人經過門限，倒到房內地上來了。大概他是在那裏靠門坐着。嫫爾華毫不聲張地把他拖進房裏，然後扣上門，跪在他的旁邊問道：

你是誰？

無名氏：（聲音低弱）。這裏是什麼人？

嫫：我們是自家人。

無名氏：水呵……

嫫：小姑娘！

宛柳從火爐上爬下。

拿一杯水給他喝。我們來扶起他來吧。

無名氏：（聽說後，搖頭示意）。不要。這裏還有什麼人？我有話要說：我就會死了。

嫫：（留下宛柳伴着他）。喂他水，喂他水，小姑娘。（走進門簾，低聲說道）。瓦西里！

無名氏：她喊什麼人，自家人嗎？

宛：自家人，自家人……

莫羅卓夫上。

無名氏：我是從圍困中走出來的；他們：瞧見了我就：他們把我的文件證書都拿去了；我是二等政治指導員；我姓：水呵：

宛：（再喂他水）。你姓什麼？

無名氏：我姓：哎，水呵：

又喂水給他喝。無名氏身子一抖就不動彈了。宛柳把他的頭放下。望着他的上衣：口袋翻轉過來了，兩袖的綫縫都拆開了。

宛：哎呀，一切都撕破了。被搜查過了。

莫：（站起來，向死者立正致哀）。唉，沒有辦法，不相識的同志，只好永別了！（沉默）。也許在街上留有血跡。早上可能有人找來。嬌娘，穿上大衣吧，帶着掃帚到街上去，看看那裏怎樣。（忽然用袖子擦着眼睛）。好像是已經看慣了，原來還是不能不動心的。（望着宛柳）。汽車夫同志，你爲什麼不哭呢？

宛：我不能。莫羅卓夫同志，我什麼都看到了，連夢想不到的東西也都看見了。我不能哭了。眼淚已經流乾了。

第二場

佈景：薩方諾夫底司令部。黎明時候。一所鐵路局的房屋，煙氣薰人。周圍有幾個門戶。
開幕時：薩方諾夫和依里仁在談話。淑蘭坐在打字棹旁。

薩：已經是十一天了。克洛哈列夫前天被打死了。不是前天吧？是那一天呢？你在我這裏當政治委員是幾天了？依里仁呀？

依：兩天。不是，是三天了。

薩：三天麼？晚上不睡覺，使我們連日子都弄不清楚了。你叫了他：瓦辛來麼？
依：叫了。

薩：聽說是一個好老頭子，是的嗎？

依：我也聽說過。

薩：如果他真是好人，那我就委他做我的參謀長。因為現在處在圍困中，我只好自己來恢復他的官銜吧。依里仁，剩下的人真是很少了。

依：宛柳去了兩天了，還沒有回來。難道她被德國人抓住了麼？

薩：我不要聽這樣的話。（停一會）。你說吧，為什麼男子漢通通是這樣的混蛋？女孩子自告

奮勇去當偵探，你們却一聲不響。